

身體，文學 è 所在： 文學與舞蹈的文化傳遞

文 | 鴻鴻 · 攝 | Yellow 黃煌智

Literature is in Your Veins : Literature-Dance Adaptation Project



身體是文字的記憶
身體是文字的田野
身體是文字的家

身體觸到空氣、陽光、或另一個身體
文字就會說話
身體開口
文字就會唱歌



從影視到舞蹈

臺文館的文學跨域推廣計畫，今年嘗試向舞蹈領域開拓，名為「身體，文學 è 所在」。由鴻鴻策展，在臺灣文學基地發生。計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配合臺文館的動物文學展覽，邀請長期耕耘「動物轉化」訓練的三缺一劇團創作者從吳明益小說〈雲在兩千米〉出發，採用肢體劇場的手法，舉辦展演工作坊，帶觀眾一起體驗文學當中動物性和人性的交會。接下來是三缺一的「彈唱說故事」繪本工作坊在 11 及 12 月舉行，取材自他們省思生態的戲劇《蚵仔夜行軍》，交錯運用臺語和華語。明年 4 月的第三階段則邀請編舞家蔡晴丞，以臺語詩歌開拓者陳明仁的作品為對象，思考世界和人的連結。

文學改編與影視並不陌生。1980 年代臺灣新電影的崛起，同步伴隨著臺灣小說的影像化，包括黃春明、王禎和、白先勇、李昂等。而臺灣文學進入劇場改編的腳步則遲緩得多。鴻鴻在 2000 年時策劃的「臺

灣文學劇場」曾邀集五個團隊改編了五部跨類型的作品，包括七等生、邱妙津、駱以軍和瓊瑤的小說，夏宇的詩。2010 年綠光改編了鄭清文的《清明時節》，並一再重演；而近來才有吳明益《複眼人》、陳千武《獵女犯》、以及黃靈芝《天中殺》搬上舞臺，演出的形式皆為音樂劇或歌劇。

本次臺文館的改編系列，則希望能朝生態文學、魔幻寫實以及詩作的呈現，作更多嘗試。1980 年代臺灣現代劇場運動的興起，就是從蘭陵劇坊的肢體訓練開始。這回再次從肢體表達出發，並主要採用臺語，希望能藉著全新的表演語彙，在聲音和肢體上開拓臺灣文學的更多可能。

〈雲在兩千米〉的動物轉化

已經在 10 月 29 日舉辦講座及工作坊的三缺一劇團，自 2011 年開啟「LAB 計畫」，以「動物轉化」為題，從古老的武術、瑜珈和宗教儀式切入，提煉出強大而深刻的動物靈魂，進一步讓動物成為通道，開



1 | 2 1 「文學改編舞蹈計畫」海報
2 三缺一劇團，自 2011 年開啟「LAB 計畫」，以「動物轉化」為題，從古老的武術、瑜珈和宗教儀式切入，提煉出強大而深刻的動物靈魂，進一步讓動物成為通道，開啟個人通往社會和集體潛意識之間的對話。

啟個人通往社會和集體潛意識之間的對話。2012年至今，跳脫了純粹表演的範疇，歷經了動物轉化多部曲的探索過程，建立了一個進入動物身體的探索地圖。回溯人類歷史與動物之間的各種關聯，抽絲剝繭，形成一個有趣的人類學式的動物研究。他們的最終提問是相當生態學、卻也很哲學的：「動物能教會我們什麼事？」

本場講座由賀湘儀分享歷經十年以上動物轉化的探索過程及感受，再由張紋瑄從哲學與美學角度探討動物文學的特色，剛好呼應著臺灣文學基地刻正展出的「成為人以外的——臺灣動物文學特展」。再由杜逸帆演出〈雲在兩千米〉的片段，並帶引參與者一起發展動物的形體、行為及互動方式。

〈雲在兩千米〉為吳明益短篇小說集《苦雨之地》中收錄的一篇小說。描述一位律師關，在妻子於無差別殺人事件中喪生後，意外地發現了妻子遺留在雲端的小說半成品檔案，內容是關於臺灣瀕臨絕種動物雲豹的故事，關因此開始一趟追尋雲豹、成為雲豹的旅程。從在亡妻墓旁栽種草木，到潛入深山尋找亡妻小說中的雲豹，關一步步走入原先於他而言陌生的「物」的世界。「關」這個意味深長的意象，也逐漸走向被自然及動物開啟。



標題的「雲」既是指雲豹，也是指延伸人類記憶及能力極限的雲端科技。這篇充滿歧異與延展性的小說，目前已獲公共電視與導演陳芯宜共同開發，將拍攝為沉浸式VR作品。計畫已在威尼斯影展創投項目曝光並深獲矚目。而在臺灣文學基地的肢體改編與發展，也先帶給參與者豐富的想像。

走跳臺語歌詩

即將於2024年4月推出的舞蹈劇場《走cháu跳thiàu人生》，則是編舞／導演蔡晴丞從臺語詩人陳明仁詩作中得到的靈感。蔡晴丞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並赴英國艾克斯特大學戲劇學系取得表演碩士，受過舞蹈與戲劇的雙重訓練。為了這個創作，她參考了《陳明仁臺語歌謠》、《陳明仁詩的旅途》、《陳明仁臺語文學選》、《拋荒的故事》等多部作品，意圖開發臺語的節奏、韻律與生活感，成為舞蹈的基本語彙。主題是思索人一出生落地就有不同的命運與機緣，從人對生命之渴望下，思考人的真實內在。是渴望？是慾望？對權力、對金錢、對地位、對情感、對家庭關係的佔有，是什麼樣的想像？我們期望在生活之中尋求平等的對價關係，但究竟為何我們需要？他人又為何必須給予承諾？在生存中的自尊、權益、安全感應如何獲得？人在面對生活時的矛盾與衝突，是嘗試要能說服自己理解，還是讓他人可以認同？

處理這些問題正是舞蹈劇場的強項。「舞蹈劇場」並非「舞劇」，不是用舞蹈去描繪劇情，而是在行為模式中發展衝突與解決，介於寫實與非寫實之間，也不避諱對白與角色扮演。和一般戲劇最大的不同在於作品以肢體語言為主要表現形式，試圖尋找身體及語言的平衡點。



三缺一劇團團長賀湘儀分享歷經十年以上動物轉化的探索過程及感受

事實上，人類的記憶從來就是透過兩大系統傳承：一是語言、一是舞蹈。此所以世界各地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詩、也有自己的舞蹈和祭儀，而兩者之間往往密不可分。像是東南亞民間（包括印度、印尼）的傳統舞蹈多半取材自史詩《摩訶婆羅達》及《羅摩衍那》。這樣的傳統經常為當代藝術所借用，比如英國／法國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改編的長篇劇作《摩訶婆羅達》（Le Mahabharata），便大量運用東方的肢體動作語彙以及視覺意象。

雖然文字方便留存，而舞蹈畢竟是短暫的，但舞蹈和文字，同樣是讓人類在宇宙中留下痕跡、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舞蹈更是最具動力的一種表演形式，可以賦予文字符號血肉，在此時此刻與我們共同呼吸。「如果文字可以創造形像，那麼空間也

可以改變身體，反之亦然。」學者 Markus Hallensleben 在《表演性的身體空間》如是說。舞蹈和文學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世界上的各種文化，透過聯繫這兩者，我們可以參與並改寫人類過去、當下和未來的經驗。

鴻鴻

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曾獲吳三連文藝獎。出版有詩集《樂天島》、《跳浪》等九種、散文《阿瓜日記——一八〇年代文青記事》、《晒T恤》、評論《新世紀臺灣劇場》及小說、劇本等，主編有《爵士詩選》及《衛生紙+》詩刊（2008-2016），並製作音樂專輯《爵士詩靈魂夜》。擔任過四十餘齣劇場、歌劇、舞蹈之導演。歷任臺北詩歌節、新北市電影節、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人權藝術生活節之策展人。現主持黑眼睛文化及黑眼睛跨劇團。